

思問錄侯解

思問錄

侯解

思問錄·侯解

〔清〕王夫之著

王伯祥校點

中華書局出版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）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懷柔縣東橋印刷廠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3 1/4。印張·53 千字

1956年9月第1版 1983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

印數 6,431—18,430 冊

統一書號：2018·35 定價：0.50 元

## 出版說明

思問錄內篇、外篇各一卷，俟解一卷，是王夫之的三種哲學著作。他字而農，號薑齋，湖南衡陽人，晚年住在湘西石船山，大家稱爲船山先生。生於公元一六一九年（明萬曆四十七年），死於一六九二年（清康熙三十一年）。在我國的古典哲學史上，他是一個傑出的唯物論者。據他自稱，生平受宋朝張載的影響最深，著有張子正蒙注，對於張載的哲學思想，加以正確和詳盡的闡發，我們已另爲印行。據潘宗洛所作的船山先生傳說，思問錄內、外篇的著成在正蒙注之前，與正蒙注互相發明。俟解的著成，照題辭所記的年份是一六八四年（清康熙二十三年，甲子），在他逝世前八年。

關於著者的哲學思想，我們在正蒙注的出版說明裏，已經約略敘述過。思問錄內篇，以討論哲學問題爲主，外篇涉及許多科學的問題。俟解特別注重在個人的修養方面，但仍然從他的哲學理論出發，尤其是對於唯心主義哲學的批評，極爲深刻。這幾種著作，雖然不及正蒙注的重要，但很有許多可以補充正蒙注的地方，所以最好與正蒙注參看。

思問錄

# 思問錄內篇

衡陽王夫之譔

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！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！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！」人性之善徵矣。故以言徵性善者，知性，乃知善不易以言徵也。必及乎此而後得之。誠及乎此，則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達，道義之門啓而常存。若乍見孺子入井而慌惕惻隱，乃枯亡之餘僅見于情耳，其存不常，其門不啓，或用不逮乎體，或體隨用而流，乃孟子之權辭，非所以徵性善也。

目所不見，非無色也。耳所不聞，非無聲也。言所不通，非無義也。故曰「一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」。知有其不知者存，則既知有之矣，是知也。因此而求之者，盡其所見，則不見之色章；盡其所聞，則不聞之聲著；盡其所言，則不言之義立。雖知有其不知，而必因此以致之，不迫于其所不知而索之，此聖學、異端之大辨。

目所不見之有色，耳所不聞之有聲，言所不及之有義，小體之小也。至于心而無不得矣，思之所不至而有理未思焉耳。故曰「盡其心者知其性」。心者，天之具體也。

知、仁、勇，人得之厚而用之也至。然禽獸亦與有之矣，禽獸之與有之者，天之道也。

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，人之獨而禽獸不得與，人之道也。故知斯三者，則所以修身、治人、治天下國家以此矣。近者，天人之詞也，易之所謂繼也。修身、治人、治天下國家以此，雖聖人惡得而不用此哉！

太虛，一實者也。故曰「誠者天之道也」。用者，皆其體也。故曰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」。

無極，無有一極也，無有不極也。有一極，則有不極矣。無極而太極也，無有不極，乃謂太極，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行而後知有道，道猶路也。得而後見有德，德猶得也。儲天下之用，給天下之得者，舉無能名言之。天曰無極，人曰至善，通天人曰誠，合體用曰中，皆贊辭也。知者喻之耳。喻之而後可與知道，可與見德。

天不聽物之自然，是故網緼而化生。乾坤之體立，首出以屯。雷雨之動滿盈，然後無爲而成。若物動而已隨，則歸妹矣。歸妹，人道之窮也。雖通險阻之故，而必動以濟之，然後使物莫不順帝之則。若明于險阻之必有，而中虛以無心照之，則行不窮而道窮矣。莊生齊物論，所憑者照也，火水之所以未濟也。未濟以明測險，人道之窮也。

太極動而生陽，動之動也；靜而生陰，動之靜也。廢然無動而靜，陰惡從生哉！一動一靜，闔闢之謂也。由闔而闢，由闢而闔，皆動也。廢然之靜，則是息矣。「至誠無息」，

況天地乎！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」，何靜之有！

時習而說，朋來而樂，動也。人不知而不愠，靜也，動之靜也。疑存植立即其動。嗒然若

喪其耦，靜也，廢然之靜也。天地自生而吾無所不生，動不能生陽，靜不能生陰，委其身心，如山林之畏佳，大木之穴竅，而心死矣。人莫悲于心死，莊生其自道矣乎！

在天而爲象，在物而有數，在人心而爲理。古之聖人，于象數而得理也，未聞于理而爲之象數也。于理而立之象數，則有天道而無人道。疑邵子。

乾以易知，惟其健也。坤以簡能，惟其順也。健則可大，順則可久。可大則賢人之德，可久則賢人之業。久大者，賢人之以盡其健順也。易簡者，天地之道，非人之能也。

「知至至之」，盡人道也。「知終終之」，順侯天也。「九三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」，人道之所自立。故天壽不貳，修身以俟命，所以立人道也。非躍而欲躍，以強合乎天體；非潛而欲潛，以委順而無能自紀；人道不立矣，異端以之。

誠斯幾，誠幾斯神。「誠無爲」，言無爲之有誠也。「幾善惡」，言當于幾而審善惡也。無爲而誠不息，幾動而善惡必審。立于無窮，應于未著，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矣，神也。用知不如用好學，用仁不如用力行，用勇不如用知恥。故曰心能檢性，性不知自檢其心。



莊周曰：「至人之息以踵。」衆人之言動喜怒，一從膺吻而出，故縱耳目之欲而鼓動其血氣，引其息于踵，不亦愈乎！雖然，其多廢也，浚恒之凶也。五官百骸，心腎頂踵，雷雨之動滿盈，積大明以終始。天下之大用奚獨踵邪！

過去、吾識也。未來、吾慮也。現在、吾思也。天地古今以此而成，天下之變遷以此而生，其際不可案，其備不可遺，嗚呼難矣！故曰「爲之難」，曰「先難」。泯三際者，難之須臾而易以終身，小人之微幸也。

乾稱父。父，吾乾也。坤稱母。母，吾坤也。父母者，乾坤之大德，所以繼吾善也。「我日斯邁而月斯征，夙興夜寐，無忝爾所生」，思健順之難肖也。

不畏心之難操則健。不疑理之難從則順。

力其心不使循乎熟，引而之于無據之地，以得其空微，則必有慧以報之。釋氏之言悟止此矣，覈其實功，老氏之所謂專氣也。報之慧而無餘功，易也。爲之難者不然，存于中歷至蹟而不舍，溫故而知新，死而後已，雖有慧，吾得而獲諸！

勇者，曾子之實體也。樂者，顏子之大用也。藏于無所用，體之不實者多矣。見于有所用，用之而不大也久矣。

舜之飯糗茹艸，若將終身。乃爲天子，被袵衣，鼓琴，二女果，若固有之，以處生死視

此爾。終日乾乾夕惕若，故無不可用也。先立其大者以盡人道，則如天之無不覆，地之無不載，近取諸身，飲食居處，富貴貧賤，兼容並包而無疑也。非此而欲忘之，卑者不可期月守，高者且絕人理而芻狗天下，愈入于僻矣。

「立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」，在人之天道也。「由仁義行」，以人道率天道也。「行仁義」則待天機之動而後行，非能盡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矣。天道不遺于禽獸，而人道則爲人之獨，由仁義行，大舜存人道聖學也，自然云乎哉！

陰禮陽樂，禮主乎減，樂主乎盈，陰陽之撰可體驗者，莫此爲顯。故曰明則有禮樂，幽則有鬼神。鬼神，陰陽之幾也，禮樂之蘊也。幽者明之藏，明者幽之顯也。知此則太極動而生陽，靜而生陰，陽有條理，陰有秩敘，非有以生之，則條理不成，秩敘亦無自而設矣。靜生秩敘，非幽謐闐寂之爲靜可知。嗚呼！靜之所生秩敘之實，森森乎其不可數，而孰其見之！

天者道，人者器，人之所知也。天者器，人者道，非知德者其孰能知之！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」。「相在爾室，尙不愧于屋漏」。非視不見，聽不聞，體物而不可遺者乎！天下之器，皆以爲體而不可遺也。人道之流行，以官天府地裁成萬物而不見其迹。故曰天者器，人者道。

人欲，鬼神之糟粕也。好學、力行、知恥則二氣之良能也。

甘食悅色，天地之化機也。老子所謂猶橐籥動而愈出者也，所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者也。非天地之以此芻狗萬物，萬物自效其芻狗爾。有氣而後有幾，氣有變合而攻取生焉，此在氣之後也明甚。告子以爲性，不亦愚乎！

天之使人甘食悅色，天之仁也。天之仁，非人之仁也。天有以仁人，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。恃天之仁而違其仁，去禽獸不遠矣。

有公理，無公欲。私欲淨盡，天理流行，則公矣。天下之理得，則可以給天下之欲矣。以其欲而公諸人，未有能公者也。卽或能之，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，無所往而不稱愿人也。

風雨露雷之所不至，天之化不行。日月星之所不至，天之神不行。君子之言天，言其神化之所至者爾。倒景之上，非無天也，蒼蒼者遠而無至極，惡庸知之哉！君子思不出其位，至于神化而止矣。

神化之所不行，非無理也，所謂清虛一大也。張子。神化之所行，非無虛也，清虛一大者未喪也。清受濁，虛受實，大受小，一受蹟。清虛一大者不爲之礙，亦理存焉耳。函此以爲量，澄此以爲安，濁而不滯，實而不塞，小而不煩，蹟而不亂，動靜各得其理而量

不爲詘，則與天地同體矣。若必舍其神化之迹而欲如倒景以上之天，奚能哉，抑亦非其類矣！神化者，天地之和也。天不引地之升氣而與同神化，則否矣。仁智者，貌、言、視、聽、思之和也。思不竭貌、言、視、聽之材而發生其仁智，則殆矣。故曰「天地不交，否」，「思而不學，則殆」。

五性感而善惡分，周子。故天下之惡無不可善也，天下之惡無不因乎善也。靜而不觀，若觀其善，不聞若聞其善，動而審其善之或流，則恒善矣。靜而不見有善，動而不審善流于惡之微芒，舉而委之無善無惡，善惡皆外而外無所與，介然返靜而遽信爲不染，身心爲二而判然無主，末流之蕩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辭，悲夫！

善惡，人之所知也。自善而惡，幾微之介，人之所不知也，斯須移易而已，故曰獨不學而能，必有良能。不慮而知，必有良知。喜怒哀樂之未發，必有大本。斂精存理，翕氣存敬，庶幾遇之。墮氣黜精以喪我而息肩者，不知有也。

能不以慕少艾妻子仕熱中之慕慕其親乎，能不以羊烏之孝、螽蟴之忠事其君父乎，而後人道顯矣。順用其自然，未見其異于禽獸也。有仁，故親親。有義，故敬長。秩敘森然，經綸不昧，引之而達，推行而恒，返諸心而夔夔齊栗，質諸鬼神而無貳爾心，孟子之所謂良知、良能則如此也。

天地之塞成吾之體，而吾之體不必全用天地之塞。故資萬物以備生人之用，而不以仁民之仁愛物。天地之帥成吾之性，而吾之性既立，則志壹動氣，斟酌飽滿，以成乎人道之大用，而不得復如天地之帥以爲帥。故喜怒哀樂有權，而生殺不可以無心爲用。

天氣入乎地氣之中而無不浹，猶火之煖氣入水中也。性，陽之靜也。氣，陰陽之動也。形，陰之靜也。氣浹形中，性浹氣中，氣入形則性亦入形矣。形之撰，氣也；形之理則亦性也。形無非氣之凝，形亦無非性之合也。故人之性雖隨習遷，而好惡靜躁多如其父母，則精氣之與性不相離矣。由此念之，耳目口體髮膚皆爲性之所藏，日用而不知者，不能顯耳。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，道之察上下，于吾身求之自見矣。

「主一之謂敬」，非執一也。「無適之謂一」，非絕物也。肝魂、肺魄、脾意、腎志、心神不分而各營，心氣交輔，帥氣充體，盡形神而恭端，以致于有所事，敬一之實也。

無心而往，安而忘之曰適。主敬者必不使其心有此一幾耳。

「靜無而動有。」一傳。天下皆靜無而動有也，奚以聖人爲！靜無而不昧其有，則明遠。動有者，有其靜之所涵，感而通，而不緣感以生，則至正，乃以爲五常之本，百行之原也。

顏子好學，知者不逮也。伊尹知恥，勇者不逮也。志伊尹之志，學顏子之學，善用其

天德矣。

世教衰，民不興行，「見不賢而內自省」，知恥之功大矣哉！

見不賢而內自省，求己嚴則爲之難。爲之難則達情而無過量之求，亦可以遠怨矣。

改人之惡，則樂察惡。樂察人之惡，則惡之條理熟厲薰心矣，慎之哉！

同歸而殊塗，一致而百慮，故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，德無不備矣。誠未至者，奚以學之邪？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所以行殊塗，極百慮，而協于一也。

「天下何思何慮」，言天下不可得而逆億也。故曰「無思，本也」。周子。物本然也，

義者心之制，思則得之，故曰「思，通用也」。周子。通吾心之用也。死生者亦外也，無所

庸其思慮者也。順事沒寧，內也，思則得之者也。不于外而用其逆億，則患其思之不至

耳，豈禁思哉！

大匠能與人以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巧者，聖功也，博求之事物以會通其得失，以有形象無形而盡其條理，巧之道也。格物窮理而不期旦暮之效者遇之。

修辭立其誠，無誠之辭，何以修之哉！修辭誠則天下之誠立，未有者從此建矣，已有者從此不易矣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，誠也。

「艮其背不獲其身，行其庭不見其人」，无咎之道焉耳。「觀盥而不薦」，非薦之

時，然而必盥也。觀我生君子而後可无咎。觀其生君子而後可无咎，不然咎矣。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而後得所止焉，其爲天理也孤矣。憂世之將剝而不與嘗試，非與臣言忠，與子言孝。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以爲德，則且與之爲嬰兒，知之益明而益困矣。艮，觀同道，故君子尤難言之。

履，德之基也。集義，素履也。~~故兄弟樂妻子~~，而一以戒慎不覩、恐懼不聞之德行之，所謂和而至也。九卦以處憂患，而此爲其。君子坦蕩蕩，修此故也。

見道義之重則外物爲輕，故鈞視軒冕，~~視金玉~~。周子。純乎其體道義者，天下莫匪道義之府，物不輕矣。~~「今不以與人，今不以取諸人，非泛然而以銖塵揮斥之也。」~~處貧賤患難而不易其官天地，~~附萬物之~~，則道義不息于己，而已常重矣。

獨知炯于衆知，晝氣清于夜氣，而後可與好仁惡不仁。

知地之在天中，而不知天之在地中，惑也。山川金石，堅确渾淪，而其中之天常流行焉，故濁者不足以爲清者病也。以濁者爲病，則無往而不窒，無往而不疑，無往而不憂。「安汝止，惟幾惟康」，「被袵衣，鼓琴，二女果，若固有之」，「簞食瓢飲，不改其樂」，無所窒也，奚憂疑之有哉！

言幽明而不言有無，張子。至矣。謂有生于無，無生于有，皆戲論。不得謂幽生于明，明

生于幽也。論至則戲論絕。幽明者，闔闢之影也。故曰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

「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，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，剛柔斷矣。」此分而爲二，倍而爲四，參而爲六，剖而爲八，參乘四而爲十二，五乘六而爲三十，十二三十相乘而爲三百六十，皆加一倍之定體也。邵子。知其說者，知天地之自然而已。若夫「鼓之以雷霆，潤之以風雨，巽。日月運行，一寒一暑，坎，離。乾道成男，艮。坤道成女，兌。」交相摩盪而可大可久之業著焉，則未可以破作四片、破作八片之例例矣。以例例神化，因其自然而喪其匕鬯，天下之理奚以得，而人惡足以成位于中乎！

吉凶、得失、生死，知爲天地之常然而無足用其憂疑，亦可以釋然矣。釋然之餘，何以繼之？繼之以惡而爲餘食贅行，繼之以善而亦爲餘食贅行，憂疑自此積矣。「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」，惟其不于吉凶、生死而謀道矣。

言無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，就言有者之所謂有而謂無其有也。天下果何者而可謂之無哉？言龜無毛，言犬也，非言龜也。言兔無角，言麋也，非言兔也。言者必有所立，而後其說成。今使言者立一無于前，博求之上下四維古今存亡而不可得，窮矣。

尋求而不得，則將應之曰無。姚江之徒以之。天下之尋求而不得者衆矣，宜其樂從



之也。

不略于明，不昧于幽，善學思者也。

畫前有易，無非易也。無非易而舍畫以求之于畫前，不已愚乎！畫前有易，故畫生焉。畫者，畫其畫前之易也。

兩端者，虛實也，動靜也，聚散也，清濁也，其究一也。張子。實不窒虛，知虛之皆實。

靜者靜動，非不動也。聚于此者散于彼，散于此者聚于彼，濁入清而體清，清入濁而妙濁，而後知其一也，非合兩而以一爲之紐也。

節者，中之顯者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未有節者存，則發而中者誰之節乎？豈天下之有節乎？是從其白于外之說矣。故周子曰，「中也者和也」，張子曰，「大和所謂道」，卓矣。雖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而參前倚衡莫非節也。充氣以從志，凝志以居德，庶幾遇之，闐寂空窈者失之遠矣。迫發而始慎之，必有不審不及之憂。

「無不敬」，慎其動也。「儼若思」，靜而存也。「安定辭」，立誠于天下也。「儼若思」，于是而有思，則節無不中矣，仁之熟也。

「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」，奚以思之哉？儼若思之謂也。旁行而不流，安止而幾，其功密矣夫！